

先進遺風



先  
進  
遺  
風

毛 耿定向 輯著  
在 增補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先進遺風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先進遺風

此據寶顏堂秘笈  
本排印初編各叢  
書僅有此本

# 先進遺風卷之上

楚黃耿定向輯著

太倉 毛 在 增補  
華亭 陳繼儒 訂正

學士宋文憲公濂。公嘗曰。古人爲學。使心正身修。措之行事。俯仰無愧而已。繁辭複說。道之蔽也。尤篤於倫品。與人交。和易任真。內誠外恕。一見信服。汲引後學。如恐不及。平居布衣蔬食。無異貧士。或勸爲子孫計。曰。富貴一家物哉。我乃所以遺之也。自少至老。未嘗一時去書。致仕居青蘿山。閉門寡述。人不見其面。權要索文者。非其人。雖置金滿橐。一字不與。縱與之。亦不受。餽日本使奉教請文。以百金爲獻。公卻不受。上以問公。公對曰。天朝侍從之臣。而受小夷金。非所以崇國體也。

叅政陶姑執郡公安。上與儒臣論學術。公對曰。道之不明。邪說害之也。上曰。邪說害道。猶美色眩目。鮮不爲惑。自非豪傑不能決去。夫邪說不去。則正道不興。正道不興。天下烏得而治。公頓首曰。主誠探本至論。

惟公當天道矢謨。首以正學術爲主。而高皇都俞重懲邪說之爲惑。伏觀教民榜。崇正息邪。赫然不顯矣。毋亦公啓之耶。宋學士稱說古人學術。必證之心身行事。先進之學術可觀矣。

楊文貞公士奇。以元宰歸省。過湖中。邂逅一張叅政者。風駛舟上下。則各舉手一笑。竟別。抵維揚郡。守

令先日候無耗。翊日舟至。守令竟不相聞。過去訪友人。則相與聯寢。語達旦。自常廩外無別供。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辭受。其細如此。其大可知也。予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。殫力民務。而化國日長矣。予觀文貞爲此。良有本。文貞雅言天下事。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。嗟夫。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。誰哉。見胡子衛墟稿。公正統初。每朝罷歸邸。或正襟危坐。長吁不已。或獨倚闌立。或月下閑行。通夕不寐。夫人問其故。不答。一日早朝。回忻然喜動顏色。夫人問曰。每朝回多憂。今獨喜何也。曰。主少國疑。擔荷重任。懼不勝。故多憂。今早看上聰明。已能覽章奏。決事。重任可釋矣。先輩憂喜。一係國事如此。見灼艾集李文達賢。入仕。初公以不識爲歎。南陽守公友也。邀之往見。文達不可。曰。素無識而遠門。是求知也。士夫兩賢之。

楊文敏公榮。天台魯中丞種。登進士後。還鄉。杜門讀書。絕跡謁請。嗣戒行還京。有司具贖贖贈之。固辭弗受。或曰。行以贖禮也。奈何拒之。魯公曰。筮仕之始。未有分毫益於鄉里。而先厲之。忍乎。嗣拜監察御史。尋擢福建僉事。摧抑豪右。無所顧避。文敏時執政。家人有犯者。亦不少貸。文敏以爲賢。特薦於宣廟。遂拜僉都御史。魯公歷仕二十餘年。家無餘貲。被服如寒士。卒之日。家無以殮。賴諸公卿贖。始克襄事。跡公終始若此。於文敏之知。可謂亡負矣。

論曰。魯公初第時。卽不忍厲其梓里。如此。其衷篤。其識遠哉。嗣劉忠宣發解時。臺司檄有司佐贖。公念里中阻饑。悉辭之心。與魯公同。窮視其所不取。遂可知已。魯公僉閩臬時。法繩執政之家。亦不少

貨剛正不阿。其自立者素也。乃文敏故以爲賢。特薦之宣廟。此與文定之薦范令同。遂視其所舉。前輩之爲國爲民。無以有加如此。按魯范兩公。皆天台人。人謂台人多崢嶸。有節概。其風自昔已然耶。

執近世俗子。一難養序。潘觀有司。如責價風。風然。既列廉仕。其猶權貴。如願事然。職遷若此。世何賴焉。

楊文定公溥。執政時。其子自鄉來省。至京邸。公問曰。一路守令。聞執賢。其子曰。兒道出江陵。其令殊不賢。曰。云何。曰。即待兒苟簡甚矣。乃天台范理也。文定默識之。即薦陞德安府知府。甚有惠政。民到今頌之。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。或勸范當致書謝。范公曰。宰相爲朝廷用人。非私理也。何謝。竟不致一書。逮後文定卒。乃祭而哭之。以謝知己云。

程襄毅信。公一見而奇之。與論人品。確有定見。曰。遠到器也。薦爲吏科給事中。卒爲名臣。

憲副劉公仁宅。華容人。忠宣公父也。永樂庚子貢士。初仕爲瑞昌令。同邑人嚴某。令高安。同入覲。文定遣一价往矚之。价還白公曰。嚴丈富貴。雅稱官也。劉丈藁席布被。瓦盆煤竈。猶然窮人耳。公心識之。劉與嚴。皆公隣邑人。且有嫌。嚴賈劉。特先見。贊以幣。公麾之。劉嗣見。具茗一袋。蜜一缶耳。公嘉納。尋擢爲御史。劉公爲御史時。六七人共一馬。更迭出入。常與同僚約。過除歲。各具一肉一蔬。或具肉二。豆酒一壺。同僚甚訝其奢。公出所有。惟一枯魚而已。後陞廣西憲副。歸囊惟七金云。正統庚申。文定以展墓歸里。劉公時爲御史在京。公還朝。過華容。便造焉。問忠宣曰。汝父在否。曰。在道中未回。曰。汝母安在。曰。適隣家磨麵去矣。乃起徧視家中所有。遂引忠宣詣寢室。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。喜曰。所操若是。可稱

御史之職矣。既去，劉公回，忠宣白其事。劉公曰：「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。其爲人縝密，故觀人於所忽。若此。」右忠宣爲蕭愈惡聽言，見夢醒錄，蕭愈惡，河南新野人，按文敏過華容，忠宣時尙貳。

夢醒錄曰：噫，今有官侍御而蒲席布被褥者乎？其妻有躬操井臼以爲養者乎？惟昔東漢王良爲大司徒，布被瓦器，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，良妻布裙曳柴，從田中歸，事類此。蓋嘗嘆世之爲官者，其行館日薄一日，其受用日豐一日，其聲價日損一日，其勢燄日張一日，而民生則日憔悴一日，豈不悲哉！余按李文正著劉公狀，述劉公令瑞昌，其平亂功甚鉅，惠洽於民甚深，人不爲也，而後可與有爲。信哉！文定初遣僕偵公於旅邸，嗣過家，又關之維時廟堂上，急於知人也如此，舉措如此，吏治蒸蒸，民生熙熙，有以也。

附余里莊襄劉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，差健卒取其孤孫，暨一孤姪來任所，撫之。比至華州，其僕夫偶篋門役，門役膚慙於州守，州守怒，弗爲禮，封鎖其門，卽薪米不供，二孤至饑渴甚，不得已，令從者踰垣竊出，乞食於素所知交家，微行去。州守隨投牒公所，備陳從僕虐門役狀。二孤既抵任所，環公夫人前，泣訴途中爲守所苦云云。夫人心憐甚，嗣州守以事謁制府，家衆跂足側窺，計公必督過守已，乃公故禮遇之有加，後復特薦其賢能於朝。

余里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，余同年尙德恆氏爲麻邑令，故廉直，不避貴勢，公網里多不悅。在京日，譖於公所，余一日謁公，意爲解之，以同年故嫌於比口，峻峻不能盡詞，公曰：「然，吾故知尙令必廉廉。」



人也不待公言。何以明其然。凡人有慾則不剛。卽尙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。更不少貸。其操可知已。余嘆賞公明決而能自克。若此。時時述爲諸公卿道之意。凡爲鄉縉紳者。肯識此意。庶牧民者得展布云。  
論曰。國家張官置吏。凡以安民也。吾儕誦詩讀書。師法孔孟。將以究安民之術也。一旦躋騰仕。或進據郡縣之上。或退居閭左之間。惟悅牧民者之曲意。徇我。執法庇我。而於斯民之瘼。若蔑聞者。則上負國家。自負所學。亦甚矣。省夫。

楊文懿公守陳。

以洗馬乞假觀省。行次一驛。其丞不知其爲何官。公與之坐而抗禮。卒然問曰。公職洗

馬。日洗幾馬。公漫應曰。勤則多洗。懶則少洗。無定數也。俄而報一御史且至。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。公曰。此固宜然。待其至而讓。未晚也。比御史至。則公門人也。踴而起居。丞乃睨御史不見。蒲伏塔下。百狀乞憐。公卒亦不較。歸則讀書田間。不輕謁官府。時陸司寇卒。有御史過而不弔也。公欲警之。於其來謁。令闢人辭曰。適聞弔。陸尙書先至。彼以疾。以故失迎。御史旋復詣陸。先令其子主事君。至彼辭曰。家大人遲公良久。不至乃歸。其人頗漸。公偉才高第。藻詞淵學。藝林推爲雄長。而介潔自持。未嘗干求恩澤。爲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。而不調。權倖有欲引之者。使所親諭意。公語所知曰。吾猶整婦也。茹荼積久。乃以白首改節耶。濡遲散秩。竟以三品終。見張東沙芝園集。

黎文僖公淳。公素儉朴。患鄉俗好侈。躬自裁抑。倡之。婚非飲宴之禮。人多視以爲則。重倫尙節。痛遠祿。寢極嚴廟祀。兄嫂卒。其子及女皆幼。育爲己子。嘗歸省。至臨清。適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。而董使

未還。特使人舁其柩以歸。太常卿余孟亨卒。家貧不能舉葬。公偕同鄉士紳合贖。襄其事。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。後祿死。藏所寓物。候其子長。還之。所居黃洋渡。積潦病涉。捐私帑築堤四十丈。民到今利焉。訓諸生。日聲譽不倦。登甲科。仕中外者。相接踵。下逮胥吏。有嚮學者。輒優給之。後亦多成名云。惟公風致若敦朴醇厚長者。乃主順天場試事時。有試卷奇甚。後場不類。疑有弊。勾稽墨卷。得謄錄截卷奸狀。按其事。而取是卷爲解首。則名士馬中錫也。其精明又若此。公能盡職殫心耳。此弊開時。益多所從來矣。

李文正公東陽。幼負儁才。藉有清譽。藝林推爲神駿。雲路比之祥鸞。其推轂天下士。孜孜如不及也。其爲相也。會逆豎劉瑾亂政。毒螫縉紳。公委曲周旋。多所全濟。衆頗賴之。蓋瑾竊太阿之柄。大肆憑陵。目中已無天子。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。其清約之操。出自性成。冬月不爐。披冊操觚。不勝其懷。輒就日而暴之。日移亦移。其儉如此。余家尙書邦奇。公門人也。一日侍坐。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。以覲事至京。絨兩帕四扇。令從吏饋公。公曰。扇以染翰固可。但多帕奈何。吏頓首於庭。乃啓絨取扇而歸。其帕云。卽此一事。古風可想已。見張東沙芝園集。

公致政後。遂菴楊閣老載酒看過懷麓堂爲壽。觴以金。公訝曰。公近亦有此器耶。遂菴有慚色。自是不敢用以觴云。

附趙司成永。號類菴。京師人。一日過魯學士壽。邸魯公曰。公何之。司成曰。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。

將往壽也。魯公曰：吾當與公偕。公以何爲贄？司成曰：帕二方也。魯公曰：吾贄亦應如之。入啓筭，索帕無有，躊躇良久。億里中曾餽有枯魚，令家人取之。家人報已食，僅存其半。魯公度家無它物，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。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，歡甚，卽事倡和而罷。

右聞諸都人劉憲副教職者。劉耳承之趙司成云：趙司成亦都人，與魯公皆公門人也。

歌子曰：公仕宦五十餘年，柄國且十有八年矣。鄭端簡謂公卒之日，不能治喪，門人故吏贖金錢贖之，乃克葬。又謂嘗過其門，蕭然四壁，不足當分宜輩一宴之費云云。則公平生所以禔身者可知已。彼時權璫狂獮，公卿鮮不受其螫者，而卒不敢有加於公。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？毋亦貞操潔履，有以服其心邪？

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相時，有人餽美珠一斗者，公直受之。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，詢邊事，公隨出所受珠，分勞之，投之地，頃刻立盡。門生有以貧歸者，發囊助給，率數十百金以爲常。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，而不爲私蓄，卽比於一介不取可也。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，亦常捐千金爲邊將紓禍，意亦若此。昔寇萊公出人將，終身不蓄財產，無聲色之娛，寢處一青幃，二十餘年，時有破壞，則命補葺。自入官所得俸祿，賞賜金帛，惟務施與。史所謂內儉外奢如此。古人肩鉅任重，志在國家者，大都然耶。余嘗尙論楊文簡躬清儉，郭令公減聲伎，評唐之相業者，未可以爲低昂。韓魏公有玉盞，司馬溫公無茶具，評宋之相業者，未可以爲較優劣。視其所存所樹何如耳。昔人云：平仲儉矣，夷吾則吝，均爲齊

良相若由今之世。維今之風。與其奢也寧儉。

劉忠宣公 大夏 成弘間。多碩人。粹然嶢然。足稱古純臣者。公是已。公生而岐嶷穎敏。楊文定一見。目爲國器。髫年從父憲副公任。父按部歸。履新靴。公疑出時無是。卽以請父。示爲餘靡易者。乃釋門者。手一銀劍遺公。公引付父所善大參 某 所。詰其從來跡。維時譚趣若此。介其性成耶。甫弱冠登解。臺司檄有司佐贐。公念里中阻饑。固辭謝焉。已成進士。選讀中秘。懇願外補。習民事。執政嘉之。旣授諫垣。以親在辭。乃授兵部主事。已爲職方郎時。警報旁午。調發戰守諸巨務。尙書 俊 悉倚公畫。才望煒著。時權璫用事。邊兵侍缺。欲援之超補。尙書亦喜得公助。已數趣之。造謁且擬助之贖。公固辭。謂福薄不敢承。久之。以資擬晉同卿。公又以志在親民爲言。乃出參閩藩。其恬於進也如此。泰陵初立。庭臣奉詔薦公。陞督撫。嗣祇以常調轉廣東右轄。已轉浙江左轄。歛歷藩司。凡九年。始以河患晉副都御史。踰三年。晉戶侍。理餉雲中。還卽三疏乞休。已乃起嶺南大制帥。踰年。召爲大司馬。無何。泰陵升遐。武宗嗣政。在權璫。遂乞骸歸。歸三年。而劉瑾之難作。先是。理河事竣。餘工費二千金。瀕行。藩臬舉爲公贐。公令籍之。府帑被逮。經汴。二司擬以遣瑾。公曰。此事能飲彼意。第舉殘骸界之耳。繫詔獄。將甘心焉。同難者謀行賄紆禍。子姓丐貸四方。知舊擬贖金。公曰。如此而死。拚一身耳。如此免死。則累一生。且累子孫矣。賴屠中丞得減死。戍肅州。行時。故人贈遺。悉謝絕。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。至肅。無資。諸司憚瑾。毋敢館穀。三學生徒輪食之。有總戎 某 公所舉者。遺百金曰。患難中。非復在位時。公曰。不聞語云。及其老也。戒之在得。

乎。參將某遣使致餽，勸其使不受亡返。公曰：吾老惟一僕，日食不過數錢，若受此，僕竊之逃，不將隻身陷此耶？尋同成鍾尙書囊貨果爲僕竊而逃。人服公先識云。公自髫至老，卽患難顛沛中，介節不渝。若此，自理餉得請歸，預爲壽藏，紀其生平履歷歲月，刻石載歸。遺言子孫，毋丐名人撰誌銘，毋援例求恩澤。公蓋不獨生忘榮利，身後名寵亦忘之矣。公嘗曰：居官以正己爲先，所謂正己，不特戒利，亦當遠名，不虛耶？任職方時，置故牘，寢交南之用兵。權瓊汪直，獻取安南策，以中宗索永樂中調軍數，公履其籍，謂陳司馬曰：此策行，死者何可萬計，國脈民命所係也，事乃疑。形勢阻朝鮮之改貢道。朝鮮使請改貢道，避遼州廖患，有中官爲之地者，公陳先朝迂道之深意乃止。其應遠其識卓矣。參閩經略海防，分案造艦，建廈計室，政至今垂焉。轄廣東以恩信撫諭田州叛，不煩一旅，繼平後山寇，下生擒令，不安殺一人。公卽經武，亦仁心爲質耳。在越提調棘園，忽遭水沴，士人大譁，公權宜聽其出留，譁乃戢，且得士爲盛。隨機應卒，智亦圓矣。河決張秋，公身親量度，疏上流以分水勢，築長堤以捍橫流，五旬而告成功。督餉雲中，行收市法，糧草少亦報中，權貴不得把持，公所至著績。隨事奏功，其通才哉，抑有此純心也。晚遇秦陵，心膂是寄，帷幄疇咨，如謂去塞劫虜之非策，謂兩廣鑄木香料之耗材，謂漕運京操之累軍，謂事由閣部大臣，則權不旁落，謂以揭帖論事，則弊踵墨勅斜封，議汰騰驥四衛之冒充，議省光祿之冗費，議革中貴鎮守之蠹害，閱司寇讞獄，忤旨教解之，王文莊才堪大用，亟薦之，李本綠外戚，干大帥力格，其傳奉魯麟挾部落，要驟遷，策任其還部，造膝矢謨，詳具宜召錄者，無非宗社之至計，經國之遠猷也。惟公故無窳援，第此朴忠，蒙茲特眷，同僚之怨言，宮門之飛語，咸能鑒之，黃髮詢茲，魚水孚契，秦陵真

聖主哉。公自戶侍子告歸，構草堂於先壘之次，讀書其中。作東山賦以見志。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託。藩臬守令往造者，不謁謝。薄田僅足供衣食。里隣或肆侵奪，任弗與爭。嘗有李某併其世產，族人走書告公。公署其尾曰：昔詹尙書家亦有是。詹報家人詩曰：四鄰侵我，我從伊。畢竟須思未有時。試上舍光殿基望，秋風秋草正離離。我雖不及古人，望爾輩弗爲詹氏子孫也。公言財貨，惟務農服賈。凡力得者，獲用其餘易致之物，終非己有。子孫視之，亦不慎惜。況官貨恃入者乎。後起大司馬歸，仍居草堂。再著東山後賦，戴笠乘驢，往來山水間。於始祖塋次，作敦本堂。歲舉二祭，祭畢，有燕以合族人爲家規。誦於燕所訓之族人，貧不能存，死不能葬，長而不能嫁娶者，皆有闕。值歲稔，族阻饑，鬻玉帶買穀賑之。常欲效范文正置義田，以無貲未就。公居鄉，忍讓敦睦類若此。惟公轄廣東時，常乘小艇訪白沙。白沙問其學，曰：予存心之功十九，致知之功十一。公之建樹，良有本哉。又聞公語陸吉士曰：仕途不可廣交，受人知，只如朋友。若三數人得力者，自可了一生。惟公朝著之交，如李文正、張簡肅、戴恭簡、山林之交，如陳白沙、李大涯輩，真可了一生耶。吳司空廷舉云：憂民如有病，對客若無官。公之謂也。李文正謂公與物無忤，臨事有爲。林司寇後稱公清約如知白，先憂如希文。公望如彥國，能處大事如子明。確評哉。于肅愍公謙被害時，籍其家，無長物。惟上賜盃甲袍帶，未幾代公尙書陳汝言收。上曰：于謙囊橐罄懸，汝言臟穢山積，質否相去，奚啻天淵。石亨害公者，從旁聽上言，低頭太慚。秦襄毅公絃被逮時，上命太監尙亨籍其家，止得黃絹一疋，故衣數事。亨還言公貧狀，上親閱其貲，嘉

嘆良久立釋公。且賜鈔萬貫。旌其廉。

劉忠宣宣召時。戶侍劉宇覬柄用。秦陵鑿識其人。曰某小人也。而某故恨公不爲己地。又童闈有伏緹衣後洩公革鎮守語者。中貴亦恨之。某尋附瑾。得入政府。嫉瑾曰。籍劉尙書家。可得幾萬金。瑾因撫岑濬事。矯制逮公。屬官校羅某闕公貨產。羅至。廉知公貧。餽羅以酒器。固辭不受。惟索詩一律載之。

論曰。凡貨賄未有悖入不悖出者。三公以籍沒益顯其廉。先識此耳。俾分宜輩。豈能識此。奚肯以身爲溝壑。以家爲縣家外府。藏蝸囊虺。以自毒害其子孫哉。

當代明主。亦不蔑視天下士矣。悲夫。識不蚤也。

章文懿公忠。公任翰林時。朝廷舉張燈故事。命下詞臣詠詩。公率同官莊景黃仲昭援蘇長公疏意直諫。忤旨左遷。尋陞僉事。年未及艾。卽力辭官歸。力田自給。四方學者雲從。家貧。刈蔬脫粟而餉之。或諷爲文章。曰弗暇。或請著述。曰儒先之言。至矣盡矣。刪其繁蕪可也。弘治中。薦起爲南監祭酒。以母喪力辭。詔增設司業廳以居。終制赴官。世廟初。進南禮部尙書致仕。公嘗謂門人董遵曰。待客之禮。當存古意。今人多以酒食相尙。非也。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。止用以雞黍。盛以瓦器。酒三行。就飯而罷。又魏文靖公居家。客至。必留飯。止一肉一菜。雖不之公府。必回訪。舟次有所相遺。必答禮。不虛受人惠。此二公可法云。

附太宰漁石唐公。致政家居時。出入惟徒步。有陳大參良讓者說之曰。翁官居八座。年滿七旬。故天下

大老也。孔子曰：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。翁學孔子者，而願欲過之耶？公曰：固然。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，祇是步行，未嘗乘輜。迺姪朴菴公名拯及竹淵潘公希賢俱守此禮。吾安敢違耶？浙有楓山，殆猶魯有岱嶽，其遺矩所留，諸公皆率履弗越如此。

論曰：楊仲修謂公諫燈火，非是。謂詞臣職當應制中含納，約如孟子告君意可也。此說良是。又公以玉堂蔬圃詩中秋賞月詩忤時相，想公不欲以辭賦名家，亦少時意氣激昂如是。顧公德業聞望，輝燁士林，流風懿範，孚洽閭里，跡鉅公名卿，率其遺軌，不敢遠越若此，豈可以言諭色取哉？嘗聞其教學者，謂心胸欲大，必有窮理工夫，心纔會大，又須心小，必有涵養工夫，心纔會小，云云。晚蓋進於道矣，不直以一諫燈火一忤相臣，揭揭表樹已也。且跡其難進易退，真有虛視軒冕槩矣。

附論唐公以高年太宰，徒步里中，陳大參執孔子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語謂之，亦是。顧公以前輩風軌謹守不渝，長厚哉。後吳文定寬、朱恭靖希周，俱以清華位至崇臚，其居里第也，亦多徒行。魚魚雅雅，如一庠士。古所謂鞠躬君子，非乎？可以敦澆薄矣。王莊毅敏、李襄敏輩，俱以尙書懸車在里。王公抗志寡交，非其人不與。李公出入閭巷，每與市人對奕，終日無忤。三規李白、朝廷大臣，而與閭巷小人戲狎，何自輕之甚。李曰：所謂大臣，豈能常爲之。朝野固自不同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。意見不同如此，余惟夫子之在鄉黨，所謂恂恂如者，想無容亦無狎也。

羅文毅公論：性慷慨樂善，不疑人欺，自少勵志聖賢之學，嘗曰：舉業非能壞人，人自壞之耳。郡守嘉其



學行而憐其貧。命邑令周之。謝弗受。成化丙戌。廷對幾萬言。指切時弊。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。中稱引程正叔親賢士大夫之時多。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話。執政欲節其下。句不從。賜及第。授官修撰。後會大學士李賢遭喪去。朝廷留之。公詣其第。告以不可。踰數日。歷陳起復。非是。援宋富弼及劉珙故事。疏奏忤旨。落職。提舉泉州府舶。明年。商文毅相召復原官。尋改南京。聞白沙陳先生緒論。慕之。以疾辭歸。時與來往。居金牛山。山有洞。名曰太玄。結茅以居。取給於圃畝。往來共樵牧。受徒講學。以註經爲業。若無意於世者。嘗欲做古置義田贍族。或助之。堂食餼。弗受。一日訪友。值嚴寒。衣單縷。凍不可忍。入其書室。擁衾而坐。友人知。解衣衣之。行遇乞人。僂於途。輒解以覆之。去。客晨至留飯。妻語其子曰。瓶粟罄矣。之隣舍干之。比舉火。日已近午。亦嘯然不以爲意。生平不視惡色。不聽惡聲。不恥惡衣惡食。與人子言。依於孝。與人臣言。依於忠。與居官者言。言民疾苦。見一饑寒凍餒之人。則傾家所有以賑之。大率義之所任。毅然必爲。人之毀譽欣戚。事之成敗利鈍。己之死生禍福。皆所不顧云。

嘗讀崔文敏

鏡

洵詞中詆公。論文達起復。非是。或亦自有見。顧謂公伎北人。登相云云。則淺之乎。知

公矣。不跡公生平終始觀之也。浚川云。充公之操行。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而得天下不爲者。確論哉。余聞公及第。初嘗與叔父書曰。所謂好子弟者。非好田宅。好衣服。好官爵。一時誇耀閭里爾也。謂有好名節。與日月爭光。與山岳爭重。與天壤爭久云。此可觀所志矣。願歸而依依白沙先生。時與游處。乃白沙之學。以致虛爲宗。以自得爲至者。而亦瞻瞻於公。何哉。蓋斯道之任重詣極。須得剛毅如公。而